

『三盏灯』照亮课后看护之路

放学与下班之间，孩子谁来管？

下午放学时间一到，铃声响起。校门口涌出背着书包的孩子，奔向匆匆赶来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举着指引牌的志愿者。而更多家长，此刻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放学与下班之间，是家长们一天里最具体的难题。

本报最近一段时间面向全市小学生家庭发放“放学后看护安排调查问卷”，覆盖各年级、各县（市、区），收回有效问卷2307份。数据显示，双职工家庭占比65.5%；无托管情况下，“下班时间与放学时间冲突、来不及接”以超过五成的选择率成为首要困难，双职工家庭中这一比例更是超过六成。

看护困境的本质，不是“无人看护”，而是“时间错配”：孩子放学后有人临时照看，但照看的人没法一直等到家长下班；家长想接想管，可赶不回来。如何破解放学后的看护难题？在江门，校内延时托管、社区公益托管、校外市场化托管三种模式同步亮起微光，努力填补家庭看护缺口。“三盏灯”各有各的暖，也各有各的难。

文/图 罗双双 曾婧

A 筑牢基础 校内课后服务至18:00

讨论“三盏灯”之前，有一个前提需要厘清：江门的校内课后服务，已经为绝大多数家庭筑起了一道基础防线。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已制定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意见（试行）》，明确服务时间原则上为正常上课日的中午及下午放学后至18:00。目前全市已实现义务教育学校课后服务“两个全覆盖”：学校全覆盖、有需求的学生全覆盖。经过近年来的探索，我市课后服务保障制度较为完善、经费保障较为充分、服务种类较为丰富，能有效解决大部分家长“接送难”问题。

也就是说，对于多数能赶在18:00前下班的双职工，校内基础课后服务已经满足了他们的现实需求。真正的矛盾，集中出现在18:00之后。

一部分家长下班时间更晚，工作时间也并不固定；还有部分家庭期待更长时间的弹性看护。正是这部分群体的现实诉求，催生出基础托管之上的多元探索。校内延时晚托、社区公益托管、校外市场化托管“三盏灯”次第点亮，试图填补18:00之后依旧存在的看护空白。

B 第一盏灯 校园延时晚托至20:00

在基础课后服务之外，部分学校把陪伴的灯光延续到20:00。

江海区华兴小学的校门口，20:00依旧能见到等候的家长。家长曾先生感触很深：“孩子留在学校，有老师看管，作业可以在校内完成，还能吃上热乎晚饭；自己下班后再过来接，时间从容不少，心里也踏实。”

这盏校内晚托的灯，主要照亮家长下班时间固定、离岗较晚的家庭。今年以来，江海区全面铺开课后延时托管服务，实现学期有延时、假期有托管。该服务实行校领导带头值守制度，各校校长、行政班子带头下沉托管一线，骨干教师、党员教师轮值巡查，全程做好安全管理、秩序维护与课业答疑。部分学校引入白名单专业机构师资开展素养课程，学校教师同步在岗监管，做到课程专业有质量、学生安全有保障，让家长把孩子放在学校更安心。目前，全区27所学校开展课后延时服务，22所学校实现周一至周五常态化延时，8所学校开设周末延时，累计服务学生1360人次。

问卷调查结果也折射出家长矛盾心态，大家认可校内延时托管的价值，却也存有不少顾虑。43.82%的家长担心混班管理模式下课业辅导质量打折扣；37.8%的家长心疼在岗教师长期承担额外看护、负担过重。

记者实地走访发现，混班管理确实存在。报名参与晚托的学生横跨多个年级，年龄、学习进度各不相同，一位老师需要兼顾不同学段孩子的看管任务。一位一线教师受访时表示，江海区的延时晚托切实体恤家长难处，但这套模式很难直接照搬。公办学校教师下班时间大多在17:30至18:00，如果长期无偿承担晚间看护，人力很难持续；如果落实延时补贴，经费筹措和落地又会遇到现实阻碍。



江海区滘头小学校内延时晚托班的教室里，老师为学生辅导作业。

C 第二盏灯 社区公益托管搭建起“百米服务圈”

在蓬江区白沙街道，每到放学时分，陈白沙小学、美景小学、发展小学等多所学校门口，志愿者和值日老师举着“善邻·白沙公益暖阳托管之家”指引牌等候学生。清点完人数后，志愿者和值日老师便带队步行前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有的点位和学校只隔一条马路，多数路程仅需几分钟。

这是蓬江区“学邻共治”党建联建项目带来的民生改变，托管班直接设置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项目今年4月从单个试点起步，9月完成服务升级，一共有17个社区推出低偿课后托管。白沙街道更是围绕辖区6所学校，搭建起“百米服务圈”，惠及140多名孩子，让孩子走出校门就可直达托管点。街道引入专业的“社区合伙人”负责日常运营，发动退休教师、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服务，一站式提供放学接送、作业辅导、行为习惯引导、营养晚餐，部分点位灯光可以延续到20:00至21:00。



陈白沙小学学生在白沙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参加公益托管。

让托管“托得起、管得好”，是白沙街道推进这项工作的朴素目标。白沙街道党政指导员余敏桦介绍，这套模式能快速复制，靠的是三个核心条件：需求真实集中、服务实在安心、社区合伙人机制高效整合资源。对家长来说，托管点就在家附近，步行就能抵达，收费亲民，还可以解决晚餐，一次性化解接娃难、看管难、吃饭难三重困扰。问卷数据显示，39.25%的双职工家庭期待社区公益托管能够增设更多点位。

但如何实现长久可持续运营，始终是悬在公益托管头顶上的问号。恩平市东成镇牛皮塘村的公益学堂，曾是破解留守儿童放学后看护难题的鲜活样本。2023年，当地盘活闲置旧校舍改造成学堂，每周一到周四晚间，免费为村里孩子提供作业辅导和兴趣拓展课程，两年累计服务超5000人次。学堂最初依靠驻村干部、选调生义务担当授课老师，依靠乡贤、爱心企业捐赠物资维持运转，没有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体系与专职师资队伍。志愿服务人员出现流动之后，无偿参与的辅导力量随之流失；社会捐赠又属于不确定来源，没有形成制度化的资金补给渠道。2026年1月，这处广受村民好评的公益学堂灯火悄然熄灭。

余敏桦表示，接下来，将从理顺学校带队、社区交接、家长接领三个方面持续优化托管班的全流程衔接，根据学生年龄与人数动态调整师资配比，完善餐食配送、安全看护、考勤记录等日常管理规范，同时对接资源增设图书角，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享受到安心、便利的课后照护。

D 第三盏灯 校外托管机构满足弹性化看护需求

还有一部分家庭，校内、社区亮起的灯，依旧照不到他们的现实处境。

江海区滘头小学五年级学生家长雷先生，属于新就业群体，夫妻二人工作时间波动大，经常入夜才下班。即便校内延时托管最晚到20:00，仍无法保证每天按时接孩子。“孩子自律性差、基础薄弱，没人盯着就不愿动笔写作业，英语我们完全辅导不了。”雷先生说，只能把孩子送到每月收费千元以上的校外托管机构，“托管机构有专人盯作业，开销虽大，但我们在外干活心里踏实。”

蓬江区丰乐小学家长林女士同样进退两难。学校暂未开设校内延时托管，家周边也没有社区公益托管点位。老人年事已高，无力兼顾接送和课业辅导。她只能把孩子送往校外托管机构。

台山市台城第二小学家长谭先生算过一笔账：“校外托管每月600元，一年7200元，小学六年下来就要4万多元。”问卷数据印证了不少家庭对校外托管的刚性需求。选择校外托管并在20:00后接孩子的家庭占比29.67%，首要原因是“有人接送”，占比38.19%。校外托管家庭月支出500元至1000元的比例高达55.49%，1000元以上达18.68%。46.73%的家长希望“加大财政补贴、降低托管收费”。



江门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学生小梁放学后，到校外托管机构写作业。

校外托管这一盏灯，照亮的是“时间更晚、需求更弹性”的那部分人。但同时也存在风险。江海区教育局在常态化安全检查中发现，部分校外托管机构内部管理松散，食品安全管控薄弱、消防设施不足。截至11月2日，江海区教育局累计组织103人次，对全区195所校外培训（托管）机构进行全覆盖检查，排查隐患50处，完成整改50处。

家长现实需求客观存在，部分机构运营又不够规范。校外托管不是“该不该存在”的问题，而是“怎么被管好、被用好”的问题。

E 现实追问 家长希望推广校内延时晚托

问卷数据显示，仍有半数家庭依靠家长抽身离岗去接孩子，这仍是当下普遍的看护选择。20:00后接孩子的家长中，有43.09%希望推广校内延时晚托。

一道题，“三盏灯”，不同的家庭，对托管就有不同的需求和期待。

双职工要的是“时间延长”，新就业群体要的是“弹性匹配”，农村家庭要的是“资源下沉”。江海区的校内延时晚托，照亮下班时间固定的家庭；白沙街道的“百米服务圈”，满足孩子就餐、短途接送的需求；校外托管，则为下班很晚、时间灵活多变的家庭带去暖意。

作为双职工家庭，蓬江区紫茶天福小学家长林女士坦言，接送时间的矛盾始终存在：“如果学校可以提供校内延时托管服务，家长肯定更放心、更省心。”同时她提出两个具体建议：一是若学校开展延时晚托，应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而非完全依赖本校老师轮值；二是应适当收费，以保障服务质量和持续性。“教师主要职责是教学，若长期承担延时看护任务，会导致备课与休息时间不足，进而影响次日教学质量；完全免费的公益性托管难以保证服务质量和持续性，若学校能提供安全、有序的托管服务，我非常愿意承担相应费用。”林女士说。

这两个建议，一个指向教师减负，一个谈及付费运营，也道出三类托管模式共同要面对的现实考题：如何走得更稳、更远。

校内延时、社区托管、校外机构“三盏灯”同时点亮，并非彼此替代，而是互为补充。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托管模板，城市要做的，是让多元供给各就其位，尽可能为不同处境的家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束光。

记者手记

灯火要长明，不能只靠热忱

走访江门各类课后托管点位不难发现，放学后看护难题并非一城独有的烦恼，而是民生保障必须直面的现实命题。

11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奋进“十五五”系列新闻发布会上，对“一老一小”服务作出新部署，包括推动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盘活社区闲置资源打造综合服务空间，以及鼓励用人单位参与托育服务。国家层面倡导“家门口办好养老托育，让老人、孩子不用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就能得到照料和陪伴”，这一思路在白沙街道的“百米服务圈”已有实践：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变成课后托管点，让孩子出校门就能获得看护，正是盘活存量资源的基层尝试。这一导向，也为下班时间不固定的新就业群体家庭提供了新思路——课后看护不应只由学校和社区承担，用工单位同样可以分担。

牛皮塘村公益学堂灯火熄灭的故事，更令人深思。再好的民生设想，如果缺少稳定经费和长效机制，仅靠志愿者的热心与情怀，光亮终究难以长久。校内延时托管靠教师坚守换来万家便利，但仅凭感动补不上制度短板；社区托管收获好评，“社区合伙人”同样需要合理、稳定的回报。

家校社协同，不能只停留在道德层面，呼吁大家多付出。真正有效的解法，在于清晰的制度设计：厘清谁该履职、谁具备服务能力、成本如何分担。

城市点亮的这三盏课后看护之灯，面向不同家庭，映照不同需求。一套标准满足不了所有家庭，总会有人落在单一服务的光照之外。放学后短短两三个小时的缝隙，考验着一座城市平衡家庭期盼、学校职责、社会供给的治理智慧。把权责边界理清楚，每一盏灯，才能照向真正需要它的人。

